

《红楼梦》拾趣

李延枯 著

物，它不是独立存在，只存在于其所属的客观世界中。因此，我们不要把人当成一孤立的个体。她当然有她的思想、她的能力、她的苦闷、她的欢乐、她的欢乐与痛苦、她的“好与恶、信与不信、是与非、大与小”。因此，作者对贾宝玉的描写，也是从这个人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作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立场出发。作者对贾宝玉的描写，都出自于人性的表现。

因此，作者对贾宝玉的描写，也是从这个人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作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立场出发。作者对贾宝玉的描写，都出自于人性的表现。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格致文库—
留给未来中国的好笔墨

《红楼梦》拾趣

李延祜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拾趣 / 李延祐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78-5223-4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8960号

书 名 《红楼梦》拾趣
著 者 李延祐
责任编辑 韩玉峰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223-4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第一辑 《红楼梦》景物描写管窥

- 003 人物眼中景，景中显人物
013 景因情变，情因景生
020 个性环境两相宜
026 景物情节紧相扣

第二辑 《红楼梦》欣赏琐拾

- 033 玲珑山石有深意
036 潇湘风雨最多情
040 稻香景色藏幽怨
045 玫瑰花美刺偏多
050 寥寥数语见憨态

- 054 红梅何事多风情
- 060 红消香断有谁怜
- 064 不写笛声写笛韵
- 066 字斟句酌写炎夏
- 070 韵文写景有深意
- 073 贾府门前各有发现
- 077 人物眼中景，因人有详略
- 080 “放大”了的自鸣钟
- 082 不写鬼面写“鬼气”
- 087 “糊涂”的语言，鲜明的形象
- 091 巧言令色，害人邀宠
- 097 融洽而不投机的家常话
- 101 善化痼疽成桃花
- 105 “曲线”奉承术
- 109 苦中作乐心更苦
- 115 女儿有情父无义

- 118 一场耐人寻味的考试
- 122 难品的茄子，难辨的杯
- 126 贾府的几个“演员”
- 130 破了“二马不同槽”的例
- 133 笔写生者，意在死者
- 137 闲来逗鸚鵡，悲苦心自知
- 140 一支妒忌的“冷箭”
- 144 大有深意的情节安排
- 147 无意巧遇与有意跟踪
- 151 钗、黛情场“战术”得失
- 162 无根柳絮借“好风”
——薛宝钗的情场“战略”
- 177 舆论扼杀贾宝玉
- 180 一石激起千层浪
- 185 人物立体化的透视

第一辑 《红楼梦》景物描写管窥

人物眼中景，景中显人物

在《红楼梦》第七十回里，惜春曾经传达过贾母对绘制大观园的意见：不能单画园子，这样就成了房样子了，要把大观园的人画上，像张行乐图一样才好。这也可以看作曹雪芹的美学观点。在他看来，景物的美与不美是不能脱离人而孤立存在的。离开了人的活动，自然景物也好，反映这种景物的绘画也好，就成了呆板的没有生命力的“房样子”，成了一张设计图纸。所以在《红楼梦》中从不大篇地孤立地铺写景物，往往把景物、场景的描写与人物塑造紧密地结合起来。景中有人，以人写景，通过书中人物的眼睛描写景物，又通过对景物产生的感受、联想丰富了人物形象，人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人对景物美的评定、发现是与他的文化修养、社会阅历、个人身世等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类学家可以从一具古猿人头骨化石中发现美，展开他丰富的想象。但对一般人来说，可能产生一种厌恶的感情，一个雕塑家在一个树根中可以发现美，把它加工成一个动物，完成他美的理想，对一个没有艺术眼光的人来说，它够不上一把好劈柴。曹雪芹在艺术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对待自然景物的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人而异，各有取舍。



惜春 (程伟元刊本《红楼梦》插图)



林黛玉（程伟元刊本《红楼梦》插图）

林黛玉和刘姥姥这两个不同身份、地位、阅历的人物，同样是初进贾府，却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贾府的“美”。在这里作者没有正面地单独地介绍贾府墙内的生活情景、自然风物，而是通过两个人的所见，逐步拉开了这座豪门贵府的生活内幕。在这同时，我们也就开始逐渐了解这两个人物形象本身。

林黛玉来贾府之前，在家时母亲就跟她说过“外祖母家与别人家不同”，她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一开始，就以“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自诫。何况这次来贾府，又是在母亲亡故之后，来过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呢。而且一开始接触到的几个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母亲的告诫果真不虚。这样，心情也就更加紧张。她是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一步步走近了贾府的。她首先发现的是什么呢？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

“忽见”两个字，像是电影中突然拉近的特写镜头：扑面而来的是两个石狮子和几个兽头。大概只有此时此地来投亲靠友，心情极度紧张的林黛玉才会敏感地首先看到这些威严的“野兽”吧，无形中给这位孤弱的少女以心理上极大的压力。进了贾府，还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描述了厅堂、院落的建筑，室内的陈设以及在她眼前出现的走马灯一样的人物。她不断地猜想着：这是何地，何人，应坐何处，应如何吃茶……内心活动异常丰富，感情变化非常复杂。她睁着一对天真疑惑的眼睛，像是在一个幽暗、深邃、

阴森的神殿里东张西望，踉踉而行，警惕着身边事，耳听着弦外音。读者也像是伴随着她游历了贾府，看到了这里的房舍亭台，人物礼仪。但是这一切无不染上了林黛玉的主观色彩。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位林小姐也有了初步认识：她是一个心细好强，多疑多虑，早熟的姑娘。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通过这样一位农村老好人的眼睛描写了贾府景物。她进了堂屋，“身子就像在云端里一般，满屋里的东西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如果说林黛玉初进贾府心情是紧张、谨慎的话，那么刘姥姥则是感到迷惘、惊奇。林黛玉出身官宦人家，多少见过些世面，到了贾府还不至于眼花缭乱，乱了方寸，也不会对一座自鸣钟有那么大的兴趣。同样刘姥姥也不会像林黛玉那样去关心那一幅幅楹联。

刘姥姥对自鸣钟确实感到迷惑不解。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很似打锣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秤砣似的，却不住地乱晃。刘姥姥心中想：“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处呢？”正发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得不住地展眼儿。接着一连又是八九下……这座自鸣钟通过刘姥姥眼睛的“折射”，好像有了“神”，活起来了。又是咯当乱响，又是乱摇乱晃，在刘姥姥周围像是布满了活机关。

这里没有写贾府簪缨鼎食的生活，只写了一座在刘姥姥的眼睛里“放大”了的自鸣钟，它却使所谓吃穿用度都是外人没见过的贾府的奢华靡费的生活显得非常具体生动了。假如不是从刘姥

姥的角度来写，这座钟没有刘姥姥的感情色彩，而是直接写：堂屋柱子上挂着一座自鸣钟，那么即使写得非常详尽，也不会取得现在这样的艺术效果。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一切都走了形，变了样。一幅有立体感的美人轴画，她误认为是一位姑娘；挂在墙上的扁平的瓶、炉装饰品，她反倒认为是贴在墙上的画；穿衣镜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当作了亲家母，用手一摸，咯噔一声又触动了板壁的机括。刘姥姥简直是进了迷宫。

通过刘姥姥亲历目见的介绍，以及她的生活经验与贾府实际生活的强烈对比，加上刘姥姥与这个贵族家庭豪华生活的处处不谐调、不适应，更突出了“天上人间诸景备”“比画还强十倍”的大观园的富贵淫靡。同时，刘姥姥这个朴实、风趣而又带点市民习气的形象，也就更加丰满了。借人写景，由景衬人，相辅相成，景物更有神采，人物更加充实。

《红楼梦》有些景物是采取了正面描写的方法。尤以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和元妃归省最为集中。试才题对额对大观园景致做了最充分的描绘，与林黛玉、刘姥姥的初进贾府不同，基本上不带有小说人物的个人感情色彩，而由作者客观地直接描述。如：

进入石洞，只见佳木葱茏，奇花烂漫，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阔，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梢之间。俯而视之，但见青溪泻玉，石磴穿空，白石为栏，环抱

池沼，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

类似的段落，都是客观地描绘，游记的风格。

同样这些自然景色也不是游离于人物的。一山一水，一亭一阁的描画，固然是表现了大观园富丽堂皇的繁华景象。另一方面仍然是为了映衬人物。

围绕着大观园一处处景物，以贾政和清客帮闲为一方，以贾宝玉为另一方，展开了思想交锋和两种美学观的争论，再一次表现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审美趣味。贾政之流精神生活极端枯燥乏味，四书五经的灌输使他们丧失了欣赏自然美的任何能力。只有风流俊雅的贾宝玉才能真正领略这里的风光美。对诗词歌赋杂剧小说的阅读欣赏，丰富了他的才情，进而提高了他的鉴赏力，同时也就能够用优美的诗联和题额，名实相符地概括出一处处自然美的特色。在自然景物面前，他们一个个都敞开了自己的灵魂；曹雪芹让他们不自觉和宝玉做了对比，更突出了贾政的迂腐无文的冬烘面貌和帮闲清客们的谄媚嘴脸，映照得贾宝玉更加风流儒雅、光彩照人。

这是贾宝玉和贾政等通过对自然景色的评论做的对比。还有一层对比，那就是自然景物与贾政等一帮庸人的对比。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是作者描写景物最多的一回。这里有秀丽妩媚的美，也有雄伟壮丽的美；有自然天成的美，也有人工雕琢的美。可是在这旖旎迷人的天地里活动的却是贾政、帮闲们一群俗不可耐的庸才。大观园的景色写得越是奇丽诱人，贾政一帮人故作风雅的丑

态越显得突出，他们的精神世界更显得空虚。像是一群驴子闯进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它们任性践踏花草，大煞风景。这片姹紫嫣红的园地，欣赏却不得其人，读者不禁为之惋惜。

这种美与丑、真与假的对比，在大观园落成和元春归省一节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为了迎接元春，大观园“一处处铺陈华丽，一妆妆点缀新奇”。

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上在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诸灯，亦系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琉璃世界，珠宝乾坤。

遗憾的是这些都是人工制造的假风景、假繁华。在这说不尽的人为的“太平景象，富贵风流”的外表掩饰下，却是一家人骨肉分离的深切痛苦。元春和贾母、王夫人“只是呜咽对泣”。其他人也是垂泪无言。元春说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倒不如田舍之家，得遂天伦之乐。见了宝玉，“一语未终，泪如雨下”。回宫时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开，贾母等哭得哽咽难言。悲悲切切，生离死别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整个省亲过程。

曹雪芹在元妃省亲一段景物的描写，用了许多金碧辉煌的字眼，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贾府烈火烹油之盛，同时也才能和皇家妃子省亲的威严、身份、气派相称。对虚假的人工景物的色调渲染

得越是浓重，和人伦感情对比得就越是强烈，欢乐的形式与痛苦的内心更显得那样不谐调。这些人工制造的繁荣和虚假的排场对贾家父母子女倒成了绝妙的讽刺，更加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这里景物描写对人物起到了反衬作用。